

苏联革命家丛书



【苏】阿·莫·佐罗特鲁波夫 著

贾宝财 张嘉宾 译

马奇文 校

SULIAN GEMINGJIA CONGSHU

传奇英雄布琼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焕文
封面设计：安振家

传奇英雄布琼尼

Chuanqiyingxiong Buqionih

〔苏〕阿·莫·佐罗特鲁波夫 著

贾宝财 张嘉宾 译

马奇文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插页1·字数 260,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2,747

统一书号：10093·668

定价：2.10 元

本书献给人民英雄、苏联元帅谢明·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此书不仅记载了这位元帅的大量的不为世人所知的生平事迹，还记载了他对军人职责、功勋的本质和苏维埃英雄主义源泉的深刻见解。

本书适合各方面读者阅读。

本书作者海军大校阿·莫·佐罗特鲁波夫是苏联元帅谢·米·布琼尼的主任副官。



谢·米·布琼尼在
塞瓦斯托波尔。
1920年

谢·米·布琼尼和阿·
马·高尔基在红场上。
1932年





苏联首批元帅：莫·恩·图哈切夫斯基（前排左一）、克·叶·伏罗希洛夫（前排左二）、阿·伊·叶戈洛夫（前排左三）、谢·米·布琼尼（后排左一）、瓦·康·勃柳赫尔（后排左二）。

1935 年



谢·米·布琼尼在庆祝他九十年诞辰的晚会上。

莫斯科 1973 年

目 录

忆战友（代序）	1
人民的英雄	5
在革命的波涛中	27
在那久远的岁月里	62
在新的时期	117
重新投入战火中	148
“布琼尼，我们的好兄弟……”	205
“我们只有一个祖国……”	228
在国家的领导岗位上	250
布琼尼同马·高尔基、盖·季米特洛夫在一起	269
同切尔卡索夫的交谈	292
油画形象和塑像	312
光辉的一生	329

忆战友（代序）

我们的战友，苏联元帅谢·米·布琼尼的一生远比传说中的更为光辉、更为充实。

谢明·布琼尼是人民英雄，传奇式的统帅。他因红色骑兵迅猛袭击敌人、征服沙俄将军邓尼金和“黑男爵”弗兰格尔而遐迩闻名；他的名字是红军在同武装干涉者和白匪军的斗争中取得辉煌胜利的象征。

列宁很了解谢·米·布琼尼，并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我第一次听说布琼尼还是在一九二〇年国内战争那遥远的日子里。那时我指挥一个骑兵连，记得战士们都情绪高昂地唱着一支歌：“布琼尼，我们的好兄弟，人民同我们在一起……”。许多年过去了，一九三八年在红场上我参加了莫斯科卫戍部队的阅兵式。作为总部军事学院的一个学员，我惊喜地看到了布琼尼，那时他已有五十岁，矫健地骑在马上，指挥检阅部队。他在马上象青年人一样敏捷和神态自若，令人赞不绝口。

谢明·米哈伊洛维奇经历了一条光荣而艰难的道路：从贫苦农民成为国务活动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从普通骑兵到传奇式的统帅、苏联元帅。远在日本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他就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憎恨沙皇制度，所以当十月革命宣告成功，布琼尼就在顿河流域组建了一支骑兵支队，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进行战斗。这支队伍便是后来的第一骑兵集团军的基础。

没有谁能象布琼尼那样深深地懂得，强大的骑兵在国内战争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那时，几乎还没有绵亘的防御正面和永久性的防御阵地，骑兵既能承担战役任务，又能完成战略任务。布琼尼竭尽全力建立强大的骑兵兵团，并依靠它给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众所周知，在红色骑兵初建时期，它在俄国南部的战斗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谢明·米哈伊洛维奇在建设和巩固苏联武装力量，加强苏联国防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一九三五年首批被授予苏联元帅称号者之一。

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谢·米·布琼尼任西南方面和北高加索方面总司令、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在组织防守基洛夫、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在建立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方面建立了丰功伟绩。至今，使人记忆犹新的是：一九四一年，当德国法西斯集团军把战火烧到莫斯科城郊时，布琼尼在首都对军队进行了赋有历史性的检阅，随后受检部队离开红场直接投入战斗。

战后，因公务和友好交往，我不止一次同谢·米·布琼尼相见，身为功绩卓著的人民英雄、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他是十分朴素和平易近人。他在谈及自己所经历的道路、南征北战和广泛活动时，毫无炫耀之处。一次他对我说：“我的童年是痛苦的。祖父、父亲都很穷；我不能去学校读书，只能自学识字。但是，粉碎了白匪军，苏维埃政权使所有人有了学习的机会，一九三二年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

布琼尼的军事生涯足有七十年，一九〇三年他就被征入沙皇军队。他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匪徒作战近三十年。

谢·米·布琼尼一九一九年三月加入共产党，他积极地参与我国的社会生活。谢明·米哈伊洛维奇的兴趣极广，他藏书近万

册。在休息时间，他喜欢听民间音乐和歌剧中的咏叹调。但大部份时间都用于工作。他曾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苏蒙友好协会主席、苏联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会员。他殷切地对青年进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同他们保持着广泛的书信来往，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本书作者、部队作家阿·莫·佐罗特鲁波夫曾在布琼尼身边工作多年，所以他写的一切不能不激动人心。《传奇英雄布琼尼》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本书有作者同元帅的叙旧；有不同时期与元帅共事过的人的生动讲述；有作者笔录元帅本人的回忆；本书还阐述了元帅对祖国命运、对忠于军人职责、对苏联人的尊严和荣誉的见解，以及对苏维埃祖国命运的关切。读者可以阅知，谢明·米哈伊洛维奇同弗·伊·列宁、米·伊·加里宁、约·维·斯大林、米·瓦·伏龙芝、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克西姆·高尔基、杰米扬·别德内依、阿·托尔斯泰、尼·切尔卡索夫、格·米·季米特洛夫、别拉·昆、柳德维克·斯沃博达、乔巴山元帅等人的富有诗意的会见。布琼尼对卫国战争时期第一骑兵集团军的战友盖·康·朱可夫、安·安·格列奇科、谢·康·铁木辛哥、基·阿·麦列茨科夫、列·阿·高沃洛夫元帅等人均有热情洋溢的谈话。

我相信，本书的每个读者会更多地了解谢明·布琼尼是如何从一个贫苦农民成为传奇式的人物的。

苏联英雄、苏联元帅

伊·赫·巴格拉米扬

人 民 的 英 雄

他的名字人人皆知，用大写写在苏维埃国家的光辉编年史上。命运非凡的布琼尼，既似我的慈父，又是我年长的益友和杰出的首长。在多年的公务生涯以及同元帅一起工作的日子里，我有幸不止一次听到那些满头银发的国内战争时期的老战士，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提到他的名字，看到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也许此时他们又回想起当年红色骑兵勇猛冲锋的壮观景象。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扮成布琼尼骑兵的孩子们，十分自豪而认真地高喊：“我们要做布琼尼那样的人！”

他出身农民，后来成了一个驰名国内外的统帅。一九二〇年四月他第一次见到了弗·伊·列宁。无产阶级的领袖和三十七岁的集团军司令员讨论了国内外的形势，领袖要求他尽快把第一骑兵集团军调到苏波前线。“我们会保卫自己的，”布琼尼说道。“对于骑兵集团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是可以充分信赖的。我们要毫不留情地打击那些共和国的敌人，不管他们多么凶残。”

“你如此信任自己的战士，好极了，”弗·伊·列宁说道，“可是我们还得跟敌人去搏斗。因此我请求你们，同志们，赶快进军吧！”布琼尼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六个月后，即一九二〇年十月，弗·伊·列宁在与德国共产党人克拉拉·蔡特金谈话时绝非偶然地说过下面一段话：“我们的布琼尼，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卓越的骑兵指挥员。您当然知道，他是一个农村小伙子。象法国革命军队里的士兵一样，他把元帅杖放在

自己的背包里，而目前，则放在鞍袋里。他具有出色的战略思想。他勇敢得近似‘狂暴’，近似失去理智般的‘鲁莽’。他和他的骑兵们争抢着分担最危险和最艰难的任务。为了他，骑兵们不惜粉身碎骨。他一个人顶得上我们几个骑兵连队……”

布琼尼是一位忠诚的革命战士。他对党、对人民满怀着始终不渝的信仰，这信仰毕生都保存在自己的心中。他在前线，在火力网下，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不止一次地面临过死亡，而这些丝毫都没有动摇过他的信仰。我记得，一次一位西方记者问元帅：“您的主要职业？”布琼尼自豪地说：“革命战士。”

作为一名革命战士，他从没有为自己挑选过工作，而总是到党所派遣的地方去。党交给的任何任务，对他来说，都是神圣的。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传奇式的英雄，人民为他编写了歌曲。但他始终那么谦逊，从不想出风头。

他在自己的札记簿中，记下了他对战争、公务、职责的想法。这些札记可以帮助我们完整地、准确地理解这些杰出思想的实质。

“没有工作就没有生活本身”，其中的一页这样写道。

“我一生中从未说过谎。”

“人不能永生，终归会死掉的，但他的事业，如果闪耀着革命的光辉，则将永生。”

“如果我命中注定明天将在战斗中殉职（一九四二年夏，北高加索前线——作者注），那么我唯一遗憾的是没能目睹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日子。”

还有一篇札记，这是元帅与一群青年人谈话之后写的：“我们有一代多么好的青年啊！假使伊里奇还活着，他一定会说：‘这是一群雄鹰，他们一定会捍卫革命的。我衷心羡慕现在二十岁左右的人。’……”

他是一位国务活动家。从苏维埃全俄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起，布琼尼就一直被选进苏维埃政权的最高领导机构。他曾是全俄中央执委会和全苏中央执委会的成员，从一九三八年直至逝世，他一直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

从俄共（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始，他一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

“当你一想到苏联党所取得的成就时，心里就充满了欢乐，”他在临死前不久写道，“我们没有白白地做出了牺牲。我们在与苏维埃国家的敌人所进行的残酷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取得了胜利。我毫不隐瞒，我为自己是这些伟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而感到自豪。”

要问我什么时候第一次听人说起布琼尼？那是很久很久以前，还是在小学的时候。

有一次，女教师阿列克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波波娃向我们讲起了我们镇里出生的、在第一骑兵集团军中服役的国内战争中的英雄。我知道，在一九二〇年四月，第一骑兵集团军开赴波兰前线时，它的几个骑兵团曾在我们古谢夫斯克村驻扎过几天。

“我见过谢明·布琼尼。”

阿列克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刚刚说完这句话，孩子们就向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布琼尼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象谁？脾气怎样？

“我想，他很严厉，”女教师说，“要知道他是集团军司令员，是一军之长。尽管他很严厉，却有一副慈善心肠。当他了解到红军战士的家属在挨饿时，他马上吩咐从军队的口粮中拿出糖和面包分给他们……”

“可是，布琼尼有毛瑟枪吗？”孩子们问老师。

“当然有！你们看过《我们就是克朗施塔得》那部电影吗？电影里的阿尔乔木·巴拉绍夫的电带上就挂着一只毛瑟枪。布琼尼也有一只那样的毛瑟枪。”

我从学校回到家里，仍然十分激动，母亲正在舂玉米。她看了我一眼，随后问道：“好儿子，你怎么这么高兴？”

我告诉她，老师给我们讲了布琼尼的故事。母亲愉快地笑了，并说道：“谢明·布琼尼看上去确实很精神。”

“你见过他？”我攀住母亲的肩头，坐到她的身旁。“你怎么不早说？快给我讲讲，妈妈……”

“他骑在马上英俊无比。银光闪闪的马刀，黑得象墨染了的小胡子，当时我正巧站在布琼尼的身旁，激动得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这可是百年不遇的事啊！在布琼尼的骑兵到来之前，我们镇里也来过红军战士。我的哥哥阿辽沙和他们一起走了，说是去找布琼尼的队伍，去为革命厮杀。后来白匪军闯进了我们镇。一个富农邻居出卖了我们。我们家里来了几个骑兵匪徒，他们抓住了我父亲并审讯他：‘你是瓦洛菲洛米·苏列什克吗？’——‘是！’——‘你的儿子找布琼尼去了吗？’——‘很可能……’——‘为什么红军给了你两匹马，是出于上帝的恩赐吗？’——‘我有七个孩子，因此他们想帮助我……’——‘帮助你？’

“一个白匪军从肩上取下了步枪，父亲的脸色变得苍白。我们，一个比一个小，全都吓呆了，站在门口一声不吱。这时枪响了，父亲摇晃了一下，就象一棵被砍倒的大树倒在地上。最小的弟弟，扑向了父亲，尖叫着：‘站起来，爸爸，你站起来呀！’接着明白过来，匪徒们打死了父亲，于是抓住了那个白匪的靴子，高喊着：‘把我也打死吧，打死吧！’直到今天，一想起那可怕的场面，我还要战栗。从此我们成了孤儿。直到白匪被击败了，阿辽

沙才返回家中，佩着马刀，戴着布琼尼帽。”母亲沉默了一会，说：“就是那时，我才知道了谢明·布琼尼。等你长大了，也许你会见到他……”

直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在一九六三年，我才见到了布琼尼。他接见我时，我显得格格外激动。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我完全失去了自制能力，说起话来，一点也不象个军人：“您好，谢明·米哈伊洛维奇。是我，您的老乡，给您写的信……”随后就不知所云了。

“一个水兵，还这样紧张，”布琼尼从桌后走过来，眯着眼，和善地看着我，“看来是从古谢夫斯克村来的？在你们那里我们打击过邓尼金。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啊！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永远记着你们村。有时我回想起那些日子，于是眼前又浮现出机枪马车，奔驰的骑兵队伍。对于你们，国内战争——这是悠久的历史；而对于我们，则是我们生命的本身，是旧创伤的疤痕。”元帅在房间里踱起步来，“还有一点，古谢夫斯克使我难以忘怀。在那里我们举行了党代表会议，在会上，战士们一致赞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写了信。是的，库班……在卫国战争期间，我到过那里。”

一九四二年八月，古谢夫斯克在战斗中曾三易其手，哥萨克们以罕见的英勇同法西斯匪徒们进行了浴血的战斗。

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拜访过这位驰名的统帅。

“喂，老乡，您给我当主任副官怎么样？”有一次他建议道，“除了完成你的本职工作外，你还可以帮我写写回忆录。您是位军事作家吗，具有各种条件。好好想一想，不要急，好吗？”

我窘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沉默片刻才说：“这对我真是莫大的荣幸。”

“这才象个水兵！”

在这次谈话后，一段时间过去了。我不由得想到：看来，是发生了某种故障。可是有一天，报纸主编、海军上校耶·阿·克洛文把我叫去，并通知我：“苏联国防部命令，调您去莫斯科……”

工作在元帅的身边，我每天都能见到他，几乎每次，我在他的身上都有新的发现。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似乎是在无意中写出的一段箴言：“人的良心犹如太阳，我们不应使它泯灭，否则，生活本身将失去光彩。”

士兵——统帅——国务活动家。他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献给了革命和列宁领导的党的理想。在一九一九年，苏维埃共和国最艰难的时刻，布琼尼加入了共产党。集团军司令员写道：“我发誓，我手中的武器绝不会发抖，任何敌对力量都不能使我中途变节。”

在一九六九年九月，第一骑兵军建军五十周年纪念的前夕，元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一位外国记者问他：“您是共产党员吗？”

“我怎么能不是共产党员呢？”谢明·米哈伊洛维奇笑道……“列宁曾说过，共产主义者的党——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我怎么能不站到这样党的行列中呢！”

一九一九年的冬天是寒冷的。十二月六日夜晚，约·维·斯大林、阿·依·叶戈洛夫、克·耶·伏罗希洛夫和耶·阿·夏坚克来到了米哈伊拉夫大教堂，骑兵集团军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

“可是，您是党员吗？”公务谈完后，斯大林突然问布琼尼。

“很遗憾，还不是。”

“为什么？”

布琼尼回答道，还是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在明斯克，他完成了米·瓦·伏龙芝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前线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时，他就自认为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了。他一直在争取入党，甚至

向第十军政治部递交了申请书。但在战火纷飞的年月，由于战事频繁，因而，很可能没来得及讨论他的申请。说完，布琼尼交给了斯大林一份他递交给第十军政治部的申请书抄件，上面的日期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好吧，让我们来纠正同志们的疏忽吧，”斯大林说道。

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在详细讨论完第一骑兵集团军粉碎邓尼金匪帮的战斗任务后，斯大林提出了吸收布琼尼入党的问题。会议决定，布琼尼加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时间从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算起。谢明·米哈伊洛维奇的入党介绍人是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夏坚克。

每个人都有各自走向革命的途径。那个白匪毁灭了他父亲居住的村子，很可能就是布琼尼走向革命的起点；也许布琼尼——这个过去的猪倌，曾被他的长官毒打，后来又为袒护士兵而揍了长官，因而被野战法庭判处死刑时的兵营，是他走向革命的起点。不管怎样吧，在暴风骤雨的一九一七年春天，布琼尼参加了革命。在明斯克，布琼尼结识了化名为米哈伊洛夫的著名革命家米·瓦·伏龙芝。伏龙芝当时是明斯克和维连省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主席、西部方面军的前线委员会的成员。他严肃地、毫无笑容地看了看布琼尼，并且严肃地问道：“你，嗯，看来很结实。那么，你忌恨富农吗？”

布琼尼同样毫无笑容，严肃地回答说：“岂止是忌恨，而是从心里痛恨一切为沙皇效命的人，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对于他们，我同样是恨之入骨，”伏龙芝以同志般的热情拥抱了布琼尼。“看来，我没有看错人，我们俩有一条共同的道路——和敌人进行战斗，人民要夺取政权，而我们则应帮助他们。”

根据伏龙芝的布置，布琼尼在奥尔沙解除了哥尔尼洛夫将军派来企图消灭彼得堡苏维埃的“野蛮师”的武装。